

徂徠集稿

廿一



書讀二字部札ノ例

~~神祖~~

題始典緒多壁おノ詩又ノ題ノ例ニ下ケテ
二通下ノ所又字ヲ用を又ノ字モ題ト旧例ニ下ケテ
附書々一字下ケ
空あや 神祖ノ札ニ加へ空字あり

△

東壁
洞石

卷之二十一

田嶋良
出良身



口

與東壁

不佞潤色它人文章，率存一二瑕類，易見知者，使其覆修一番，成於己手。此家法云。大氏同人就正不佞者，皆信不佞太過。一經點改，輒謂無以尚之，是為不佞縛定，何緣上達與。

其玉成一篇增價當日孰若啓牖慧思成後
來果吾不欲同人為一日假才子而欲為百
年真才子也彼或一時應酬所急恨我憇乎
無情要亦非負其本心矣改使所增所減鎔
合無縫脫藁於不佞之手是不佞之文也况
痕跡宛然不逃於識者藻鑒乎卿承命高文
以存重犯見責雖足下亦尔故特書呈使識
不佞盡朋友之責已

又寄滕東野

承書茲知賢兄罪得白焉是皆足下至
性上通天矣時屬

太上浩蕩之化與物更始而聞者莫不皆
喜從旁拊手以舜也况足下棲萼之情
固云豈不汝思仲尼曰何遠之有思之
精也神將來聽我於足下見之矣蒙特
相報知至感就報以賀

陳 機

滕東野

聞萬石君者。刺刃萬石君者。腹中從東
敵還其第。諸侯暨諸有司。荷戈衛

陵者。不知作何狀。

王 山

人素孱弱。不知其如何狀。咄咄怪事。又
聞萬石君被刺者。有子在。不知此亦作
何狀。要之萬石君國除者。二復當有數
十急裝帶雙刀。餬口四方者。爾足下以
爲如何。

又復東壁書

相憶間忽奉雅教使人物色將書者輒已亡矣僕因坐
桂玉不免河田求舍二三人力東西奔命之弗
給皆疲甚僕亦屑乎徒步從大江東還及削牘頭
岑然以故不即特報當足下湖海士見笑也與次
公書較諸送香洲序其傳致古義稍讓而宛轉之趣
超而上之一竄一函足下其奄有之哉頃府公告老
之期近菟裘則遠郊外僕迺將車其書郭門以即往
來之便庶乎駕之可不誤也府公則語僕毋也

找

八〇

憲廟時若所拮据皆國事也若僊矣吾不欲再勞若
若其及若年之未艾勉為名高哉城中豪杰士所止養
佼交所以養名也若其毋離城中為也芙蓉之在峽豈
不峽是重乎是若之事吾也僕頓首再拜出省吾輩
旁聞之妄意以謂斯文可指日與矣足下見賀意者
亦是耳謬矣哉僕介斧餘也何能為且名者造化之
嗇也是可倖致焉乎故僕則竊自喜以可藉此優游
自遂比古之祿隱者吾願足矣若夫文壇赤幟者豈容
它人樹之唯足下可以空趙墨矣東壁足下毋怠哉
千金軀盍自愛而輕試諸小技之為走馬危事也浸

假而折臂為三公自是羊叔子家法何益於足下千
秋哉慎旃哉不悉

又與東壁書

東壁足下近况何似予始則以謂古文辭或行世邪
是殆不然蓋世之樂歐蘇文者不啻為其易構也亦
為其易讀也不啻為人讀已文易之也亦為已讀人
文易之也渠業已以文人自命會有它人一篇文未
前而讀之而不可句也是寧不羞邪羞斯生畏、斯
生妒、之一生無所不至耳故古文辭之不行於世
也妒之殃也足下以為何似

東璧

列堞錦見載在拾遺記便一本附上如石崇事亦當
搜索供之又雁魚序中夜思之似有所得更巧借覽
拾遺記列堞錦處摺帛為記莫煩翻譯

又覆東屏

辱答書承昨尊公北遊省吾嫌触譚抹敘兩字此人
未曾參曹洞禪不知緣何為尔野生詩見捲還予頗
欲大國救援何迺袖手坐視為也渠字固佳詩亦敏
捷祇憾兩首不可傳耳黃帝不死想是三百年出在
家語上不知足下所見如何萱蘭益佳欣慰欣慰
下字又云予戲撩野生值其乳虎怒今遂不可但
已真騎虎勢也一噓

又東璧

不面者幾日便覺鄙吝之萌也陳者隱州刺史借示
笙譜六調皆備甚為精確蓋搢紳家秘玩也欲急抄
取便苦無楷筆記足下每購尖頭齋者敢請足下代
為買辦數枝倘無見成者便令裝製是祈又聞銀麈
省其鄉未還即賤伴供奔走之役也

店上倘無見成者即就足下文房中權借一
枝以應付目下未審見許否

機

聲

又東歸

同坦菴寬齋訪秀山祿。市井賣卦人耳想卦之神
物不肖為其用遂逐鮮音容貌妄爾猜枚寬齋大模
樣以其為羽林官坦菴西音輒謂外藩頭目予迺謬
為恭敬則見以為謁選人未售也歸路相顧失笑遂
闕倒一路海和尚常謂不十二時使乃為十二時奴
子使省吾信渠太過併及屋上烏不免一時被其簸
弄吐露肝腸不然何至教渠言々中竅也齋書者文
衡山千文來玩其印則世負鑒賞知非贗物但搨手
不甚工為憾已北絨子有疑無々疑時遂不濟事也

又往東壁

昨日頓首百拜辭出。藩門僕蹶走所僦市中舍則已薄暮矣。僕人先至者呈。足下書及嘉貺一種。北鄉再拜享之。覺味頓異。城中者然後開書誦之。纔手其言之也。尤馬莊韓雜然具列。雖則芥子室可謂須弥人。會何所不有五濁界中。即稱世尊。謂何藩中哉。即所稱僕者。雖過美之言乎。要之違城中而市中。違市中而山林。漸入佳境。孰謂足下之言無驗。獨恨飛鷹千里。縶在人手。遊時所謂者。猶今已萬惟慎風寒草履。

又東壁

疇昔。郎歸得足下書及文一篇。梧上披未卒讀。岳翁以疾革相報。倉卒往。午夜乃還。勞倦甚。故未得細讀。卒業也。足下書又至。承借周官注本。謹以第一本附使。本多漫漶。恐所謂麻沙本者。以意迎字可也。聞寬齋色若不憚焉者。夫。也不能忘心得失。以。聞雅也不佞疲矣。握毫欲眠。是其於摩尼萬寶。不知如何生得一囑。

又東壁

王元美稱解大紳草法為鎮宅符予嘗謂林道榮近之矣足下則見以為譏謂過真也今日忽得解學士墨帖宛然林家迹予每自憾胸中有鬼而此特不可謂眼中無神已古人評元章有書才而無書學黃長睿有書學而無書才嗚呼以道榮之才而至甘為解家奴_子者不學之過也足下有書才而春秋正富故以相報

又與東壁

蒙借一力鄉已遷矣方遷之時獨欲詣別會兩甚七且跼步地亦何用別為哉既至獨卧廳上數十竿竹上聽作琮琤手響十五年所未耳者則喜欲狂矣是要一足下急來享此鉤天廣樂已力還草呈

舟中曉望詩附上二十五詩題鳳皇鳴朝陽

又

臧教將張老頌并稽首受而誦之竹樹之增色哉雖
謖之洲亦何謖其惠也風北乎晴而泥尚艱矣雞黍
之約不^敢違耳祇咫尺之地詩筒如織何必形聚而
後神遇邪且午後未必不霽則將謂書不如面矣

又與東林書

昨日以足下語報戚家孤渠皆感激者不少也謹以
碑樣及碑題碑陰文字呈左右伏乞莫老墨妙死者
生者皆將倚賴矣碑題要隸字碑陰文如
神祖東都憲廟皆唯空一字為妙若必要擢頭出格

、款藉是狹隘字益過細為不便蓋謀久遠者欲字
畫粗也具在賜照

又與東林書

銀鈎鐵畫森然真然意其將入石者幾寸邪丈人峯
得不增而高乎為之半子者感之謂何廼承種、謙
辭何爾長者也且所謂務肉其字以慮夫風雨之懼
石者不佞之心未始不至于斯而一時倉卒廼爾亦
知它人有心足下能忖度之耳僧某者欲識不佞面
不佞面何能異人乎雖然足下業已言之敢不唯命

徐

機口

同上

離市纔遠便覺今雨寂寞也肺病何如新涼差佳否
今日趨藩邸後藤大夫語及貴恙彼謂散行何妨也
特以相報

東錢贊昇仰面看屋梁轉增惆悵不怯雨濕盍來乎

一語卷之

又同

缺然者久之。一日三秋。蓋三之邪。是日猶然在停樂之限也。不敢期望。悄然在室。風雨如晦。君子之思惠然一來。能楚乎空谷。幸為千萬。若其娛賓之具有燭可剪。有篆可限。副之以湯可浴云耳。莊聽。謝履。

又覆膝東野

大國大夫儼然敝邑。是臨聽其辭令。宛然古先王之舊哉。眡其三軍五校。亦猶之周公之子淮徐之役哉。秦漢而下。將命者督師者。卒然相當乎中原。不啻辟三舍。望而惴引而遠遁焉。何其羸輸之問。不佞唯是廉將軍崛強老而盡五斗粟已。莫復能為已。

又用

陣未成邪師何未渡也吾非擊半渡者矣膠鬲之期
何可失哉將無辟允乎巾幘之遺當從後進耳

東歸之志

又用

行人至敬奉

大國之教屬我有王事也。俾晉師三舍以族焉。我豈固壘戢武坐受巾幘之饋者邪。方今竣事還自宗周。雖師疲乎行。敬戒司馬以候于郊。惟

大國是命

東野滕康執事

又用

疇昔之戰。得亡僂邪。餘勇尚在。盍來乎賈之也。余方誅惡竹堂皇間。雖生非南山乎。寢繁有之。足以書其

寔

存

東野滕康

機

〇

又用

暗投之珠似題鳳字者也二而四併與右丞立之
亘其韻之易者轉而之陰也是日有可拮据不離吾
巢巢夫翩然一臨之

生

東隣

蕭山房梓

九

機
〇

又用

昨游饒邪得無億邪我則脚底泡益大矣雖然我之
於昨游也所憾者三所說者三住持僧不在不得丐
樹以歸植其庭中途有所嘆乎篙工而不舟幾手
敗興是我所憾者數也雖然忌日矣為興乎殆忘之
而真矣因嘆而後得全其哀矣傳曰樂不可極有味
乎其言之也觀兒嬉於窩中因思古所謂復陶復穴
者不独穴土其謂之陶亦火之耳又思臯陶下音遙
窩亦陶音轉尔斯三者我甚說乎得也雖然可謂所
得劣補其所失也

蕭山房梓

十

又重上

得答音而知一足下所憾者在得夫陸華亭云沈辭
拂恍若游魚銜鉤則詩併鉤而有之矣若夫菽麥可
探諸市已昨游已以洗俗紛乎僕亦爽甚且也終日
間在家盍一來惠然試之詩邪欲以聞我之所得孰
若一君多如何

○

棧

陳

甫上

辱惠嘉臭若干頭如單領之
情美於味豈使人忘
鉅鹿之下也容面
謝不遑

朽土則欲見
令兄向既報
令兄矣

棧

〇

又用

是日非九月盡邪
宮室見而世功勸
五言長城豈得
無欲增而百雉乎
足下若來共其奮
輟也

土

尚書

尚書

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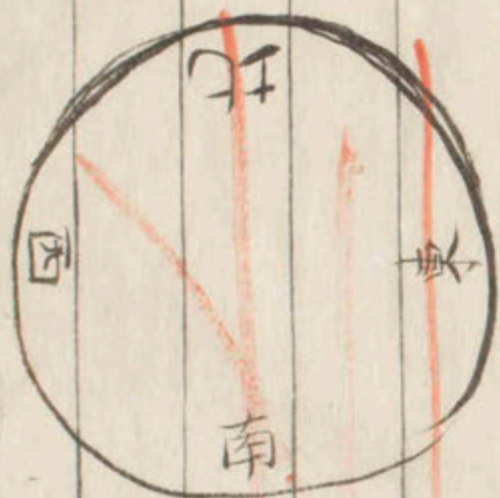
十三

又

昨一尊翁臨我，誇我以羽芝之勝，而寺僧頗好文，我為之心飛也。聞每到寺門前，可謂弱質不假濟勝具矣。今日謁駒龍，明日儻晴，將從游乎？其亦李郭一時也。此東九月六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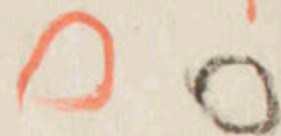
又

予三尺之室，仰之天穿矣。妄意索女媧之石而不得之也，僅而得此赤色之物也。敢煩一椽筆，依蝌斗時字樣，寫東西南北，以補其四色之缺也。庶免手足以轉補天之缺邪。萬千。



且欲借以正南面之位，伏乞勿歪斜是幸。裝潢工停功以候。曼領。

找



又同

前日所^煩煖——椽筆方位差矣。元來仰觀不同俯察。當是天尤旋地右旋手尔。五石既功。鰲足未極。更巧足下有意。

中

南

這樣是



找



又同

懸榻以族——足下之來者久矣。還聞——足下欲為陳蕃也。况厨下作馮異之供也。假使雨甚。門外有似滹沱河亦何妨。草覆。

七

書山房

七

書山房

滹沱麥餅已飽。嘉貺燕華豆粥。知屬阿誰。歸後復
 同原韻。聊洩餘興。貴筵之作。頗有更絃。併願
 記室。

領教附以大龍回札。細讀為之愕然。不知大龍為何
 故。逆起其領下徑。者邪。聞之龍聲物也。意者中書
 君之言。彼不克聽邪。然彼書中有曰。川之游魚出聽
 豈其以龍而不為如莫乎。聞龍千年物也。伏羲時亦
 嘗一負圖出。則不容不識科斗時文字也。將伏羲龍
 文先於科斗。則文更有古乎。古者邪。殆乎不可解矣。
 午後當上。衙更族面。故敢借留。若彼回不佞
 書。則附貴。往之。教至時。大龍使至。走筆即
 答。故遲。足下之報。不。

找

○

歸

同上

接書見借易林第一本即便附上僕今日為足下
故上衙府公見留至日昃得脫也歸路暘甚日中
與影俱走還舍甚以故不一扣足下舍雖然
以府公見留故遂得了足下事也山田忍人哉鐫
告狀篋中不上三日僕訊之後藤子則謂族三日而
告狀不至將欲移書問之僕又訊之岩手則謂不上
衙三日不知其何也僕則使其破鐫出之篋中上之
後藤子慨然謂是必濟矣勿憂也僕迺蹙然想曰以
爍金之暑而兀然蝸舍中渠療人何能堪焉渠父子

者望日如月公其有意哉後藤子連言必濟了
別想當明日批出已初三

○ 機

同上

肺病何似今日暑殊甚轉為耿々事以每輒後期今晨忍飢趨衙廼聞以日食故朝會在午腹既枵矣不克斯須之遂弗謁而歸時後藤未出故具以足下事語冲津氏使其委為周旋渠亦謂勿慮心事必濟矣又遇村井子則使其鳴之駒籠心不知告狀上否想當不日得批准已敬候八朔

帶刀事亦釋矣昨日寄書報知信士哉亦可相賀

○ 保

○

又

昨藩大夫折簡召我：始謂有何文事則諸學士先生遷官之事也陶隱居有山中宰相之號者而今而後信其心未必懸魏闕下哉鳳陽院記寫完字畫頗不歪欹欲足下評之寫畢太寂寥亦欲足下詩之如何

下
五言長城絕時百雉

○ 機

○ 保

又同上

承書僕實為藩中諸君子簸弄也非為學士先生也山中宰相且作王家之儀秦也僕為王家計以為此事宜御史在後執法在前列卿大夫儼臨在上以傳上命若有不奉命者則放之可也戮之可也是為足下計者也然而諸君子以為非計矣而使僕屑往二三學士先生所而諭以恩旨也彼沾然以為得計也而殊不知二三學士先生者斷乎不受命則莫李之何已矣是儀秦今日其說不行于上亦不行于下空有舌存矣楮盡族歸後面罄足下

斷

書當達省吾尤冲

陽亦下

又用

平頭徒還日廩無見糧支給香子未有定期也。藩
之待吾脩不知其何矣。契帖完致副以韓文二帙是
則非廩人所以抵米者。足下其勿錯哉。

又用

吾書二本。君詩一章。謹領之。又求借天中記。以便
對雙。即用全函。負价去也。子猷不來。知雖寒。手非雪
夜。天又雨。門外想足。回剡溪棹已。拙作載楮尾。
覽

又曰。佳作五韻。二叶似古詩。而格調高。近體豈失
聖檢邪。是以不敢留。

機

机

又同

昨別一足下途中而至家則送香洲者_已還待也話
不覺夜之參半焉及至今日迺始將欲理所約大龍
者乎中根生來晤之未畢得一足下書渠昨來題鳳
去復來則不得麾而去之徐而族渠自去則一足下
之使想當欠_也者久矣伏請勿罪我一寄大龍書渠
特迺尔不知大龍領下珠自羞其失輝已_也草覆

又同

數日漠然弗聞虛空一跬者久矣一足下其亦諉
之人邪雪晴而聞街西鞞鞳聲則知官禁弛也三日
不吹笙爵湮之氣殆乎弗洩想一足下而尔年回則
當抱病卧看門前人之擾也也當是其時鳳亦將噤
以養其噤之音矣伏乞一足下及其未結舌_也
若夫慧然即來則是平頭堪捧杖履以從也

機

係

同上

馬伯庸五支廿四鹽咂韻事。中夜思而得之。忽然神解。欣躍之至。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路之。大氏至理。在近人。迺求之遠耳。是解不必引它書。只在馬伯庸口頭。即便明白。所以不敢說明者。思到今日。足下亦當知之。倘未然也。足下其再思之。必得之多。

梯

雨書

又同上

帥

昨冒雨赴約池大師第。薄暮歸。則得足下書。几案上併將還書幾部。審五意。鄉故謂蚪斗時券帖者矣。予嘗誤謂方者三。足下則篆之矣。是予取併明俸之餘。以優游卒歲者。何以能應。足下之需哉。雖然。足下則曰。九十月之交云爾。猶之外府哉。且也。篆距蚪斗時。為未遠也。吾過矣。吾過矣。謹以團。者三致諸左右。

又曰。鴻烈解二本附上。過刻。令尋丈來訪。頗有言要與。足下面商。雨亦通報。一束俟之。

凡九

又用

冒雨夜歸，厥後缺焉不問也。為有駒籠行故也。晨往暮來，而代中書君者，濡首硯池中，夜參半弗寐，而疲矣。晏始起矣，是故非怠故弗問也。承體中有不佳處，意者中書邪？又承求金，其言著周蚪斗時券契者，狀子幸不生天王家，天王則必書于春秋矣。子之所為求貸，蓋呂而不足，器而有餘，品乎品乎？是亦易之耳。書訖，覺東方朔郭舍人所為隱者，聊供病牀之一玩耳，在面。

暮秋山行期在旬之半

又用

青鳥啣書，意暇吾亡也。數種達，兄所還者。

領之，哺餘及品彙各一本，更留數日，是又何妨？相梁

餘材，更慮其拾遺記所出，事意亦然。又如錫杖，在

記室，而聖德不為奉。足下者，轉致之不佞也。意者

足下嫌其疎陋已，是則所謂高麗者，蓋易為音。

樂器原有此品，而其譜却同。足下未喻，故併

及此焉。不佞暇寧限滿，今早趨衙，正屬旬寂，莫

足下一時，如明日則將朝，藩也。

第

栢

所

疑

疑

又上

領一教知中野清無恙未知其罔小紓也一足下遂
作罔德夫書雖非夢亦有因引其書辨甚亦今之蘇
秦也何患從之不合乎從之或合亡論其為楚也為
趙也延秦之禍也何如此覆

知主外出故不報書

又上

辱書示及南生詩文嚮者彼謂無所師承也信然矣
足下要和其詩吾未之遑耳礼者君子所由也
足下其約束之務令循規矩以進焉哉則所以玉女
者至也然後徐誘致之道者吾迺弗辭焉詩二帛
附上

不傳望家故吾喜遲之乃余

又同上

今晨惠緘時不佞正梳櫛未畢口占數字以報知
厚想當不見罪也足下文章大妙當世而不讀未
協也及見此東而後知足下九轉丹果然靈哉過
是以往有騷賦耳也

尺

同上

歎蕭

與

疇昔之夜坐月樓中涼颼吹歎蕭殺然欲興足下
同受斯樂而足下不惠然來也耿耿不寐夜將參
半無聊之餘亂抽書架上得昼間書肆人斷携來理
氣辨論以讀之維楨死曾未數年而其學果手裂矣
玩其詞鄙俚疎謬亡論其姦姦姦乎一先生之言
即其文字宛若大高老子尔段使長流見之何至其
如是哉故知桓公薨而五公子爭立也要之維楨雖
人杰乎其於文字之學未之有聞也已今日令兄
當來足下或者不面幾日也族之十二日

所

陳

○

○

又同上

教日不見黃生已覺鄙吝生也且也詩亦道德類邪
台本頗強矣即日和暖以僮僕疲故不得出游祠坐
耳足下能有惠然之興乎否嘯餘譜內有鄭夾漈
樂洞原題足下所問豈是邪亦要一商也

又答東壁

宰
東
小爾雅漢孔鮒著而不無差誤也若曰下棺謂之窆
填窆謂之封封豈特填壙已哉馬鬣封豈不宰然高
哉弁髦太古布冠冠而蔽之者也不知其有二義也
棋局謂之奕魚鱗與技之分也水之北謂之汭豈限
以北哉禮五兩為東而曰倍兩謂之足足謂之東凡
此之類亦何怪其鍵謂之錦哉
足下其亦不之思耳

校

口

又東壁

瓊玖杳然，竦然立聽者，一日夜矣。今而後足下之不
金玉其音也，可以知吾耳。茲審春風作崇，宿恙有茁，
採芝之遊，陶情白雲，是則騷人之高致，韻士之雅趣。
迺恨不得樞衣以從其後，我若夫千煠之業，不朽之
物，亦將獲諸子長壯游之餘也。何必區、埋首文字
堆中，而學夫經生櫟學之所為乎？勉哉東壁，其亦開
闊其胸襟，發舒其志氣，以養視宇宙塊壘，看人鳥哉，則
天上修文，公膺官職，緣何能絆其豪邁之氣也？再酬
高和一首，雖未足以愈頭風，亦或可供一粲耳。附覽。

幸寄省吾書有便當致渠曹六七人方爭膝薛之長
不知魯侯何以命諸頗安乎足下亦知之乎

與縣次公

與次公書

不佞茂卿匪人哉河梁後闕然不修教行字憶足下
歸僕人留東者奉足下牘及所還書幾部至而不報
也亦歲藩有司致尊公牘尋復致足下牘者再野珍
二品還書幾局繫之而猶尔不報以至今日也豈可
不謂匪人哉雖然足下亦飽吾善病狀抑春稍稍差
而值鼎湖丹成日之則不佞雖陪臣矣亦嘗叨辱
恩澤儲厠乎朝廷侍從臣之後時只尺天威
講執拜賚沐浴乎日月之末光者十四年矣一旦抱
龍髯歸者是詎其它之遑問乎吾則知足下善為人

賴有天偉不至乏絕邪。府公憫吾獨賢，憐吾亡補世用，解吾拘挛，俾吾獲縱游乎都下，祿隱邪？於是乎病愈益獲矣，而後探諸篋中，愈益知吾負足下者深矣。過此以往，七尺軀屬之故吾，而得以歲時伏臘與親戚用好醪苦擊鮮把臂叙舊懽，遠之問遺將意千里比鄰者，亦或可言也耳。雖然，昔龔州有曰：行天下乃知天下大也，夫行天下大乃又悲天下小也。況吾鼂擊一方，我以數十年耳目所覩託而僅有足下與東壁耳。東壁文益進，已且隆萬王汪諸公之流亞也。足下二詩亦何口吻五色烟霞，不復似人間語。迺爾。

文不示及，豈欲一鸣輒驚人邪？在唐季時，韓愈扶顏當世，猶不過得柳李二子耳。是足下二人者，不亦足燁映乎？子秋邪？吾老矣，次公足下，其勉哉！東壁銳甚，近者至欲作書編木鐸乎海內，其意蓋更樹漢幟乎？劉墨云：其才信不減淮陰多，益辨。但時則少隆準公也。足下謂之何？奉寄尊公及足下詩合六首，別近作若干首附覽。在席具仲，其與父子善，取素不敢

建

不悉

條

核

又與縣

書

憶去夏次公與尊公寄書至也。及至秋時，次公書又至也。二大人安穩。次公文日上。予嚮者所稱東壁，謂盛明李王汪諸公流亞者，輒又欲併稱次公。詩益佳，騎鯨才也。天培植明德，不出二十年，必大振海內矣。勗諸如余者，真世棄物，嬾仍病劇，傲世與違，加以狂僻，痼且弗拔。一月間，呻吟發屋者，率不下二十日。而號笑之聲，輒從之。一日束帶，三日僵牀，興至數百千言，敦敦衝口出，而礼俗書牘，指忽為腫。此自次公所見，吾且不能有以自解於世君子之前，則又何萬一。

人之信我哉。祇以一二故人在弊藩者。頗諳其生平。愍其奇疾。宛轉調護。自於藩主。遂得與疾出。邸稱祿隱于護洲上也。不知者。則見以為予故嘗有狗馬之勞于藩。藩答以優待。豈有是哉。要之一贅旒。不久終當潰決耳。然來書言。予值其時也。何其謬哉。何其謬哉。其意蓋謂。聖政方新。遐邇拔茹。乘此機會。或可以致身青雲際邪。是何所望於予乎。予方先朝之時。業已藉府公顯赫之勢。身雖陪臣。尚且朝金城躡玉城。廁鵷班。龍威者。十有餘載。非暫也。憲廟又以先大夫之故。時時召見。校藝御前。拜

賜沐。恩有踰國列者。非新也。段使予當其時。稍自脩飭。知媚於上。奉對稱旨。俯拾青紫。易於地芥。而獨不者。殆非奇疾之徵乎。奇疾之徵。以其久而故也。猶不能奪焉。而況于一旦僥倖之求者。予雖不佞。且貪所不敢矣。予始得次公書。爽然自失。不愉快於心者數日。輒謂次公何以有是言也。夫可以次公不。如弊藩中一二故人手。欲報不報。以至今日。為是故也。雖然。吾黨有醜女。顏高於鼻。面澹色。僅白其足。日簪花靚粧。倚門而笑。醜有轉甚焉。而其傳不以其醜。故使輟靚粧簪花者。亦為愛故也。次公之言。猶類斯。

歟予故報以醜女所自識其醜者已

又寄次公

一書不盡言。又作一書細答。次公文猶有一二瑕
類處。予作文罪。備言。燕人言語。總出口。輒自有天秩。
位置森然。有不可得而紊者。稿未成。將寄。然以
次公聰明。亦當自得之。祇在留意。不留意間。功效迥
異耳。如大國。孟記。尚覺清弱。今瑋麗之觀。韓柳唯柳。
李王唯王。在先秦九騷。在漢淮南相如。曼倩子雲。平
子。最可鑿此疾也。次公請寓目。詩更要寄來。古詩
樂府諸體。此自先賢途轍。未有舍是不由。能至其堂
奧者矣。擬議以成變化。次公最諸。予笑彼世儒綿

節

力。文唯喜歐曾。詩唯喜中唐以下。古典今莖。手不
相涉。每如隔弱水万里者。皆坐是故也。李王大才。其
於古未嘗屑。手作訓詁。而還省其文章。亦足以發
之。故予特賞二公者。為其能梯航乎古也。不獨取其
詞藻也。次公答東壁。辨駁甚至。予傍看大喜。亡論
其言當不當。其能以此心。讀二公集。二公之骨真不
朽矣哉。予徇者。又為髦生苦。唐詩選大寥。不足以
廣其思。故手汰二公近體若干首。一取其合盛唐者。
略加箋釋。行將伺梓。則可。次公輩叙若跋。庶以徵
同調也。又承。次公欲納交于原藏。是何妨。特道欲

大

自

廣此方學者動設籬壁余所病也天氏天之生才辟
 諸草木區以別使各充其性尚恐不茂遂古者謂季
 伺之道為飛耳長目廣益意智其意可見也如渠又
 甚生豪杰亦有此病後生末學皆墮于窠臼辟如七
 十里陷其國中錄何能育英寸乎如不信吾言觀
 於其徒可知矣原臧不答足下書亦似有司馬仲
 達城府意也次公乃謂渠豪傑是何所見子則不
 信看它文章下其文甚依樣葫蘆不能寫事態宛如
 目見何取於文也渠又嗤宋儒除理之外別無可言
 渠則除議論別無文可言使人不堪惘然之海內文

章止論吾竟自別若伺其次先屈指原臧者又使吾
 為海內惘然哉惘然哉尋公需膝下養次公是以不
 東豈不有介弟者乎今秋渤海客將至余也種之無
 心名高東壁則欲邀之洛水上一戰亦晉楚執鞭弭
 中原之秋也次公將無意倚角邪不知管輅風流
 又見誰家也尤生仲生亡恙不也

又

本月十日津南江子微者書至具言馬端雨生稱嘆
足下口噴々弗已至標之以海西無雙也則予喜甚
夫雨生者故不足以輕重足下雖然海西者苞括以
南而言之也謂之無雙者莫如足下也盛哉言乎非
足下未足以當之矣吾未知渠從何處而得此言也
吾始以為海內唯足下与东野而今而後又有雨生
為吾黨置郵于海內吾之喜不亦宜乎及取子微書
所附西人詩以讀之迺又爽然自失焉之論其卑靡
一沿襲宋元之舊是自三韓土俗使然即其和子微
詩猶且不能變子微意而弁之寔二乎既受病于韻

對

與韻之間是未可以知子微之詩而況對旦下墨也乎其後又得費藩諸文學所更相唱酬者若干篇於易齋中則終莫有旦下之言豈亦自慊於千金珠抵之鵲邪是以不肯傳愈益知旦下所見不予殊已若夫吾東都之事則莫快焉有輦上君子握文章之板者蓋嘗易言於朝曰聘大禮也三韓上國也其人習文又接壤中華是不可以世瑣二者當之於是拔其所知藏其少者郡國間俾歌皇華以相贈遺而謂華國之勳在是以故鴻臚之館無陪臣處士之迹不然弊藩或命以列國大夫之事則不佞維億爭將何辭

事

亦豈不有旦下者之慊哉昨予走馳道上縱觀夫西來使者衣冠儀從尚彷彿乎明典章鼓吹砲震旗旆續紛者狀所貢胡馬海東青凡諸瑰琦奇譎可娛耳目及都人士男女觀袪競麗扶耄携倪群聚咨嗟不已皆太平盛歸則高枕偃卧烘旦地爐中以酬一日之勞時夕從旁冷眼以觀諸得意之人日夜謀其所以禦爭歆者疾首呻吟聲頗聞外也無乃更大快哉旦下猶記予昔年所贈詩曰日本昆卿以後篇邪是徵李白五雜俎何以能聞夫芙蓉白雪之高也雖然旦下之不免於嫌也自吾史之也旦下其慊於我邪

賴得雨生以識於足下亦不重煩耳卿者所謂游道
之廣豈不在斯乎暮春書從秦家姑致之屬予之病
暑也微已則輒謀築于牛門西故不暇問筆研今已
築矣是以爲書於足下者爾尊公所惠楮日以標朝
陽千下大蒙其賜伏乞善致意不備

文蔚及唐詩典刑即王李詩者以予小築殺俸
者亦少故不能刊也朝廷與朝辭往復去詔是來
室師札之在迺書施也足下可爲已聊錄上

後次公足下

予姑得康寧信而識足下有未聞之捷也及韓使執

又答縣次公

予始得浪華信而識足下有赤用之捷也及韓使就館都下人上表還館所者稍傳館中語則又識足下一捷業已冠東諸侯也東壁裏餽糧不果西塵一矢相加遺館中而已予則謂有足下及東壁在焉西出偏師邀諸大海之上既足以奪其魄矣追焉挑戰舟中則不能出一言之相酬何況能相抗乎東奔二千里喘息弗繼遠而遠矣其恃漸將定焉則東壁金僕姑颺乎又雨集其幕也亡論韓人再屈其膝

書中亦有再拜語

迺松雨二子者亦投款輸誠之弗暇是足下

先聲之功為大哉方夫謝玄劉牢之力能辦事寧不步石圍碁墅中之日邪雖然聞捷不覺屐齒折吾牛門之築殆乎將付之一賭耳嗚呼次公足下吾豈為韓人故而重次公乎次公之名藉是隆乎乎起故也吾又豈喜為其名而喜不自勝乎次公之實以副之也吾親足下所寄示文自西京典刑猶在選體類郭璞子所特愛者七言律歌行可謂高岑鴈行在明徐天目吳川樓迺有怯色五律七絕亦置諸盛唐中雖有巨眼不復易辨識矣美哉次公偉然名家身分既定足以不朽矣先夫之喜不亦宜乎由此以往務自

愛謫益懋明德以答天眷則詩首周南

扶桑詩庶或由足下而修可誦哉予寄霞沼書及東壁書詩附往之東壁則弇先優孟哉足下書詩皆以

韓人離

都後三日至悉命上梓不備十二月一日

都下盛稱祇園生得雋稱東而亦不能掩足下名且彼有勢援豈若吾二友子然特起哉吾竟後來之彥伏陽貫生詩頗窺洞天境界但業未成耳藩有服生者初季和歌一二年來折節讀書既能不假行拘蜉蚍頃作文一篇如援筆輒有食牛氣且

堂

黨

其人疎朗有豪志不懈行將及也他不無好資苦不信不佞言世未有不愛九還真訣而能躋上真者也予又思欲足下建赤幘洛水溢貴藩故大國然非青衿所輻湊地也且洛諸先皆故渠皆外道魁率今僅有一鼉鳴者引聲御溝湄衆迺惘然推尋李杜其衰不亦甚乎鉤然大呂一振之皆茅靡也豈非天欲興斯文時邪足下其留意諸記今者奉足下某石偉麗二字及今所親寄某果然偉麗矣不違如愚可謂吾黨顏子也過此以往更有雄傑二字在此李杜王李所以為大家也然

此地位大段難躋一跌輒入外道祇當假以歲月
馴致妙處此言不欲外人聞知其慎諸

何出

昨日微恙在舫草之作別爾後忽以書方怡歸期之逼悵恨何可言病勢雖劇亦是恒也易曰貞疾不死數十年如是則雖死亦何怪也祇足下千金之軀老人在上海陸三千里加餐慎風霜微甲領之純也未來要惟後信

又

前書未報後出復至不佞友鄉之情慢成其性深以愧次公裁披而覽之士論其文辭瑰偉出於肺腑也方今次公之名噪乎寰宇猶爾推本原始厚道以出之紆轡之說吾烏能當之矣所惠鰓骨可以佐酒

藉

陳書不以節型獨憾未獲次公共賞已足下未聞唱和若生秋生刻焉今上一部足下所索東壁及不佞作悉在其中不佞則不謂驪之鮑哉非二三君子散游四方庸何木鐸遐通也序者田省吾承浙以行禁錮終身序中語豈非識乎其事之弗得白乎固然其志也乎於上下彼何憾也不佞劣之牛門居行將合完近謀續錄乃水府故史臣著復一雙記者姪女以其孤故才觀同一條和菊潭為主以前出所問故詳及爾足下未娶邪為大人福祉護園隨筆梓未成或當奉示足下亦似有說

武城絃歌說貽梁溪君

昔者子游爲武城宰孔子過之聞絃歌之聲莞爾笑
何其喜也牛刀之喻又何若乎所戲諷者乎爾及子
游有學道之對則直戲前言不復与辯之抑何其蘊
藉也長蘆大夫梁溪君者好樂縣子爲余稱道其事
飲之然喜乎色君蓋嘗從鄉子學先王孔子之道

又復縣次公書

仲邑生瓜期敬寓尺一足下尊公止恙足下止恙客
歲獲足下二械如享雙璧膏膠續絃本屬老詩承賀
忸怩殊甚副啓所言鑿鑿中窾乃欲奪老夫雌黃之
權耳外人將謂甚矣哉有若之似夫子也雖然足下
兼人哉昌黎而還詩文岐途併啓殘儻語殆將昇峙
乎宇宙間矣自非大有力者孰得一言過此而往有
六經在足下努力若夫吾黨後來之衰乃有服子遷
平子和者服大似子與平則十里未免踉蹌今子相
也皆欲定交于足下其書附函中又雨芳洲之子顯

允執贄門下其人尚少所貴翻然改轍前程何可量
也不佞去春奉答一書附往懷足下詩二首外三十
首文一篇新刻一部而睹來書似其未達焉何如今
又往護園隨筆三篇聞已播海西想足下當看過祇
此本書肆所遺予裝頗佳故上不佞今年五十矣三
月既望本藩子侯及豐侯豫侯輩賜詩見賀不得已
置酒草堂受賀者言及其畢集成一鉅軸所以足下
之言耳足下其有意乎則欲族其至而後裝潢藏家
俾後人識諸君子愛我者狀也故不無得隴望蜀意
已不佞近况具前書及仲邑生口中此不具

又

附答碑制

丁巳年三月

述哉次公金玉其音者幾載前年圓硯之惠銘以麗
辭意興所寄一何殷也然亦莫有一帋書副焉者豈
次公有疾病邪不尔貴府人皆為殷洪喬也為之茫
然忽獲二月所寄書則知次公平安前所奉寄者皆
達矣大可慰也獨書中所云次公文思減昔府中無
可與商者及屬藁意輒紛惑中廢乃已於是益疑次
公有疾病邪不尔次公或不满吾曹邪次公以文章
聞海內吾黨士所為景仰者次公而有是言其謂後
進何嘗聞次公頗鬱不自得也豈以是邪又聞次

公將合二姓之好以事其祖先也果娶邪豈固向為
累學由是廢邪是二者大非所以望次公者也不佞
行年五十有二億甚意者不待十年必就木也後死
之託在次公而已矣次公而若是其謂後進何松崎
管公廟碑佳甚中一二有可議者及所訊碑制錄上
所見不佞聰明日衰有如昌黎所自道者何以能益
於次公哉

承同

別幅

碑制

碣

承向廟碑墓碑制度予淺學謏聞所未經見也然以
心思之二者必無差別矣按正字通方者為碑圓者為
碣是不分廟與墓其方者碑而圓者碣也又按文體明
辨唐碑制龜趺螭首五品以上官用之五十五卷唐碣制
方趺圓首五品以下官用之而近世復有高廣之等則
其制益密矣古者碑之與碣本相通用後世乃以官階之
故而別其名其實無大異也五十六卷明辨此言不載
諸廟碑類而載諸墓碑墓碣類蓋廟碑莫有稱碣
者而墓則有碑碣之分也又明言碑制云云碣制云云
則凡稱碑者皆龜趺螭首稱碣者皆方趺圓首耳然則



廟碑之制亦必龜趺螭首也其謂古者漢前後謂後世者唐謂近世者明也因考大明會典不載廟碑之制而唯載墓碑之制洪武元年定五品以上許用龜趺螭首二十九年定公侯石碑螭首高三尺二寸碑身高九尺濶三尺六寸龜趺高三尺八寸一品石碑螭首高三尺碑身高八尺五寸濶三尺四寸龜趺高三尺六寸二品石碑蓋用麒麟高二尺八寸碑身高八尺濶三尺二寸龜趺高三尺四寸三品石碑蓋用天祿辟邪高二尺六寸碑身高七尺五寸龜趺高三尺二寸四品石碑圓首高二尺四寸碑身高七尺方趺高三尺五品石碑圓首高二尺二寸

碑身高六尺五寸方趺高二尺八寸六品石碑圓首高二尺碑身高六尺方趺高二尺六寸七品石碑圓首高一尺八寸碑身高五尺五寸方趺高二尺四寸

會典二百三卷
官品地墓

會典之文止此可見洪武元年尚沿唐制及二十九年而後其制度方始繁密矣其謂蓋者猶如本邦石碑有蓋頭者狀耳天祿辟邪考諸升菴文集廼蝦蟇之大者一角為天祿二角為辟邪攷歐陽文忠集古錄古者多有以天祿辟邪為墓前石獸者如麒麟亦爾明旁采古制以為碑蓋耳因考王奉常東游記岱山有秦始皇沒字碑廣厚四勻上為幢蓋又陳繼

儒尚白齋秘笈載學古編洪适隸釋二十七卷并隸
釋續二十一卷皆漢碑釋文隸釋續畫諸碑形及
墓壁畫像其碑多圭首或笏首上有垂虹或題處
偏僻是唐以前之制可見也又按水滸傳衆人一齊
都到殿內黑暗暗不見一物太尉教後人取十數箇
火把點着將來打一照時四邊並無一物只中央一箇
石碑約高五六尺下面石龜趺坐大半陷在泥裏是
龍虎山鎮魔碑而非墓碑也亦可見龜趺通用矣蓋
按明所以止定墓碑制者墓必有碑而人皆有墓故以
死人官階定為墓碑制也至若廟祠則非凡庶所得

擅建者而其廟有主有扁未嘗藉碑以識別其為
誰某故亦有有碑者有無碑者且名賢功臣祠廟皆
于其宦跡之地不必於其鄉則非其子孫所得擅占者
故其祠皆不屬諸人家而隸諸官府又有德政碑去
思碑則民人所建焉何必以其人官階為拘哉又有城
隍廟碑修堰築城等紀功碑旁至寺觀之碑亦何官
階之有哉是明所以止定墓碑制而不及其它故邪

堀下郎果隱矣。惠不佞書一紙。可謂奇士也。
時值微恙。不堪筆硯。不能多作書。敬憑足下
致意。

機

隸

與縣孝孺

石氏致足下臨發時書西歸一路平安否今秋暑甚
病肺殊劇卧而把筆不能一二草之不備

機

常哉

又與次公

常哉

別歲次公。凡霜三千里還往如織。雖則如織。扈康侯
之行。福祿所依。四牡駢。履道坦。水則權人齊唱。
錦帆無恙。知既在太公子舍中。奉其顏色。怡。如也。
嚮者田郎。從足下時見訪問。見其侍坐。隅唯謹。祇謂
忠信人也。及覽送于生文。而後爽然自失矣。人固不
可以貌取焉耳。夫和生之於詩。既有鳳翔千仞之勢。
田郎之文。乃雕虎哉。昔子夏游僅得一澹臺滅明。沾。
自喜。示君子樂育英才意也。足下乃得二子而有之。
其勝子夏遠甚。文翁教於蜀。相如雋。厥後王褒揚雄。



是之自出。大國之才。其誠無窮時也。已為予語田郎
乎。和生之才。稟諸天之子。則資于人為多。中庸曰。誠
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人固未嘗不勝天。晉
田郎其以之。而後足下之樂可知。已不佞頓首。

找

又獲求

草

昨者微恙在体作別事。尔後忽得書方悟歸期之逼。悵恨何可言。不佞病態雖劇亦是恒已。易曰負疾不歿。數十年亦既如是。則雖歿亦何恠也。祇今足下千金之軀。老大人。在上海陸三千里。加餐慎風霜。微甲領之。純也。未來萬惟後音。

找

又與縣次公書

鄉者不及諸生作頃因少伺試一展閱子華既是超乘其文極肖滄溟。是固摹帖然摹蘭亭。豈易事哉。足見其寸心。詩比曩日似稍退格。意者之子寸極俊利。共於輕易耳。祇其寸亦大。是不易得矣。代足下興者必之子心。雖然非務讀周秦古文。漢魏古詩。俾胸次飽滿。終或墮落。是在

足下鑪翰裁叔茂詩或出其上。子濯文布能振拔餘子彬。不怠要皆成。吾黨士莫不羨足下富耳。它面晤。

器



21

